



诗探索

(2008)
第一辑

(理论卷)

思想深处——文字之间

Poetry Exploration

中国新诗与汉语——郑敏

关于中国新诗『中生代』命名的思考——屠岸

尖利冰川下的河流：灵魂和诗神的默叩问者——彭燕郊论（1949-1979）——霍俊明

绿原：一个没有终点的诗人——由此引发的文学史思考——刘文尧

『夜半』的女性写作——阿毛诗歌解读——荣光启

延传与创造：1940年代『七月』浪漫主义诗学的文化生态——吴井泉 罗振业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Poetry Exploration

诗探索

2008年第一辑

(理论卷)

主编：吴思敬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探索. 2008 年. 第 1 辑 / 吴思敬, 林莽, 张洪波主编.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08. 6
ISBN 978-7-80195-796-2

I. 诗… II. ①吴…②林…③张… III. 诗歌—文学研究—
中国—丛刊 IV. I207. 2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81839 号

诗探索

作 者 吴思敬 林 莽 张洪波 主编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中国文联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3.9
字 数 255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6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95-796-2/I·443
定 价 50.00 元 (共两卷)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学术主持机构: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

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诗探索》编辑委员会

主任: 谢冕 杨匡汉 吴思敬

委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光明 刘士杰 刘福春

吴思敬 张洪波 杨匡汉

陈旭光 林莽 谢冕

《诗探索·理论卷》主编: 吴思敬

投稿邮箱: 北京西三环北路 83 号首都师范大学

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诗探索·理论卷》

邮政编码: 100089

E-mail: Poetry_cn@163.com

《诗探索·作品卷》主编: 林莽 张洪波

投稿邮箱: 北京海淀西三环北洼路 29 号楼 1907 室

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诗探索·作品卷》

邮政编码: 100089

E-mail: jhtbook@126.com

《诗探索》启事

《诗探索》自 2007 年起由九州出版社出版, 每年出版二辑, 每辑定价 50.00 元(含理论卷、作品卷各一册), 读者可在当地新华书店购买, 亦可向出版社邮购。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甲 35 号九州出版社发行部

邮政编码: 100037 联系人: 顾杰明 联系电话: 010-68992190

目 录

MU LU

- 1 编者的话
- 3 中国新诗与汉语 / 郑敏
- ◇ 中生代研究
- 9 关于中国新诗“中生代”命名的思考 / 屠岸
- 14 “中生代”:命名与引领 / 鲍昌宝
- 20 “中生代”:命名的可能及其写作 / 张立群
- 26 隐与秀:近年两岸“中年诗人”写作方式的差异 / 王珂
- ◇ 彭燕郊创作研讨会论文选辑
- 36 幻视的能力:彭燕郊的早期诗作 / 陈太胜
- 45 尖利冰川下的河流:灵魂和诗神的默默叩问者
——彭燕郊论(1949-1979) / 霍俊明
- 53 接续《野草》传统而独树一帜
——试论彭燕郊的散文诗《混沌初开》 / 李红云
- 58 关于“彭燕郊访谈”的几点想法
——兼谈《彭燕郊诗文集》的出版 / 易彬
- ◇ 绿原研究
- 66 绿原:一个没有终点的诗人
——由此引发的文学史思考 / 刘文尧

◇ 洛夫研究

- 74 《漂木》的诗性直觉与奇诡思维 / 叶橹

◇ 结识一位诗人

- 86 文本化、自然和人：当代诗中的情感教育
——试论姜涛的诗歌写作 / 王东东
- 97 世界作为喻体——简评姜涛《我的巴格达》/ 述荒
- 101 辩护之外 / 姜涛
- 104 “夜半”的女性写作——阿毛诗歌解读 / 荣光启
- 113 人性在内容与形式中敞亮
——读阿毛《当哥哥有了外遇》/ 邹建军 李志艳
- 118 在文字中奔跑 / 阿毛

◇ 新诗流派研究

- 128 延传与创造：1940年代“七月”浪漫主义诗学的文化生态
/ 吴井泉 罗振业

◇ 姿态与尺度

- 141 凝重的延宕——论奔雷的诗 / 冯雷
- 149 “在蚂蚁的阴影下”：场景与技巧
——论刘洁岷诗歌 / 盛艳

◇ 诗人访谈

- 161 安静的内涵
——关于《冯晏诗歌》的书面访谈 / 张桃洲 冯晏

◇ 新诗史料钩沉

170 有关艾青的三条札记 / 段从学

◇ 新诗理论著作评介

177 诗歌的自由需加上引号

——读荣光启诗评集《“自由”的年代
与困难的诗歌》/ 刘春

◇ 新诗翻译研究

182 形神兼备 精益求精

——评查良铮译普希金抒情诗 / 谷羽

编者的话

在本辑已编定的时候，传来了老诗人彭燕郊于2008年3月31日逝世的消息，令我们震惊与惋惜。彭燕郊是一位因诗而受难的诗人，是一位迎着苦难而生存，并把苦难转化为光彩夺目的诗章的诗人，在他身上非常典型地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坎坷的命运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彭燕郊又是一位“五四”以来的新诗现代化的着力实践者，他的诗歌中充满了一种自由的精神，充满了对现代性的追求。他从1938年开始发表诗作，直到逝世前为止，一直坚持写作，迄今已有70年。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无论是就创作时间跨度之长，还是就创作的不断求新求变而言，彭燕郊都是一个奇迹。去年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湘潭大学文学院和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联合召开了“彭燕郊创作研讨会”，我们从研讨会的论文中选出了四篇编成一个专栏，借此表达我们的哀思和对彭燕郊的人品与诗品的深深怀念。

健在的老诗人郑敏，年过八旬，仍然耳聪目明，她不停地思考，关注着诗坛，关注着社会，关注着全球的生态环境。就是这样一位被人称之为“忧国、忧民、忧地球”的老人，最近为本刊写了《中国新诗与汉语》一文。她认为“我手写我口”是一个错误的口号，她提出“白话文的语言艺术不等于日常口语”，倡导对古典汉语文史哲巨著的赏析。作为一位曾在美国留学多年，深受西方哲学与文化思想浸润的老诗人，她针对诗坛现状发出的呼唤，值得我们深思。

去年3月在珠海举办的“两岸中生代诗学高层论坛暨简政珍作品研讨会”，就“中生代”问题做了认真的研讨，目的在于引起诗歌界和学术界对中年写作的关注。这一话题目前已引起一定的反响，《江汉大学学报》、《文学评论》、《诗刊》、《南方文坛》等刊物已发表多篇相关论文。本辑在“中生代研究”栏目下发表的屠岸的文章，即是在珠海会议上的发言。鲍昌宝、张立群、王珂等人的论文，则是对这一话题的纵深开掘。我们希望在理论上对“中生代”的命名及其内涵进行探讨的同时，能对当下最有活力的中生代诗人有更深入、更扎实的研究。

本辑的“结识一位诗人”一栏推出了姜涛、阿毛两位诗人，这两位诗人个性鲜明，写作路数迥然不同。姜涛的诗提供了一种城市经验，在不动

声色的智慧表述中,暗示了当下人文知识分子的思想与情感的危机。阿毛的诗则是一种“镜中之像”,她听从心灵的召唤,直面自己的灵魂,她的镜子中所呈现的,不再是外部世界的表面形态,而是抒情主人公的心理图景。

在“诗歌翻译研究”栏目下所发的《评查良铮译普希金抒情诗》一文,一方面是为了引起对诗人穆旦(查良铮)的翻译成果的重视,探讨翻译对穆旦创作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希望能引起对诗歌翻译理论研究的重视。作者谷羽先生是南开大学资深教授,有大量俄文诗歌译著出版,他对穆旦的翻译的研究是内行的研究,文章虽长,却值得一看。

中国新诗与汉语

郑 敏

白话文的语言艺术不等于日常口语

五四运动,从今天看,在推动民主政体方面功不可没;在发展汉语文化方面,以今天的效果来看,我以为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主要的表现是五四的革新运动以文言文为落后封建阶级的语言,白话文为大众人民的语言。由于当时学者们对语言学的理解有历史的局限性,对古典汉语,即文言文的否定犯了“左倾”幼稚病。当时的知识界将文言文看成封建贵族的语言,而白话文是平民百姓的语言,因此,在反封建的激情鼓动下,全面否定文言,提倡所谓“我手写我口”的白话。从今天解构主义的语言文字学和哲学的角度来看,民族语言的根是生在民族无意识中,文言文与白话文自古就并存在中国文学创作中,由于科举制度多以古文文章为准,因而使文言文得到更多的重视,以助仕途的顺畅。而任何文学的成就都不在于用什么样的语种,而在于作者是否能够将生活中的现实,经过艺术转换,成为诗、赋、文、剧本与小说。20世纪初,由于全球平民意识的提升,戏剧、小说成为大众更容易有机会阅读的读物,成为比诗词文章更流行的通俗读物,但这并不意味着文言文是封建贵族的文字,白话文是平民的文字。五四倡导的批精美的文言文为封建文化,易解的白话文为平民文学,因此在人民万岁的革命意识的冲动下提出“我手写我口”这种出于泛意识形态的错误口号,且认为白话至上,文言代表封建反动的阶级的语言,纯属语言观的“左倾”幼稚观点。殊不知中国语言文字的文言白话,在两千年的历史历程里,一直是和平共处,各有其艺术表达功能。怎么能在20世纪初,出于过激而错误的“革命”愿望,忽然将文言文与白话文视为二元对抗的革命与不革命的矛盾呢?这种泛意识形态的“左倾”幼稚病,害得中华民族的古典文化在20世纪初猛然从它的光辉灿烂的人类文化的瑰宝的地位,一夜间被贬为封建罪人。以至自20世纪下半,国民教育的语文课使青少年几乎没有可能在中学毕业后,拥有阅读文言文的能力,其结果作为国家文化接班人,青年完全失去阅读中华

两千年人文学科的古典汉语经典著作的能力和热情,怎么称得上是受过良好中华教育的中国国民呢?最近据国际关于各国人民的国民素质的调查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GDP方面排世界第四,可谓泱泱大国,但国民素质却屈居第一百多位!闻知令人汗颜!不知我国教育界和知识分子们如何考虑:这样的文化下降,受教育的青少年对自己祖国两千年辉煌的人文智慧几近无知,没有机会精读孔孟老庄深邃而有先见的哲学,如何能成国家知识精英,文化栋梁?以老子的“道法自然”为例,是解决今天环保危机的最根本的宇宙观,又何曾受到我们自己的重视,更谈不到向西方发达国家介绍,以遏止发达国家一味剥削自然,满足日益膨胀的人欲的危险宇宙观。

同样可笑的是白话文的处境,它本来在古典小说,戏剧方面大有建设,但一旦被封为革命的语言后,却被认为是一种人人都能做到的“我手写我口”的语言,果真如此岂非人人都是文学家!曹雪芹如有知,听了这番文白对抗的“革命语言学理论”真要哭笑不得,而杜甫李白被戴上封建落后诗人的帽子更是永世不得翻身了。这种盲目地将一个民族的文学文化视为只是为某个历史阶段的政权或某一政治运动服务,只能是幼稚的观点,对一个民族的文化的伤害极大。中华文学文化史的评价在这方面受害不浅;虽然各时代程度不等,但都是一种有形无形的“文化歧视”,其对一个民族的文化的打击摧毁是非常可怕的。人们今天记忆犹新的是“红卫兵意识大泛滥”的“文化大革命”,不知摧毁了多少古迹,焚烧了多少民间珍藏的古籍!在当时青年人的脑海里,知识几等于罪恶,无产阶级对之恨之入骨。深追其根源,我们不能不忧虑五四时不分青红皂白的打倒自己民族的人文传统,那种汉语文化自卑,一味以西方文化为进步的典型的心态,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清理。加上二战后全球科学主义思潮泛滥,影响某些国家对自然科学病态地崇拜,成为“科学主义”的信徒,对人文学科的简单粗暴;也使得中华古典人文文化传统在一个世纪内经受两次被当作敌人,遭受被“革命”的打击!以汉字为例,在20世纪因西方有一说法,就是:拼音文字比象形类的汉字是更进化的文明的符号,这引起汉字简化工作,对两千年的汉字大动手术,于是就把“爱”字的“心”给切去,虽说省了四笔,却换来一片没有“心”的爱,这是何等的黑色幽默!又因深信字以“形”传达信息,是落后的表现,就决心去汉字之形,一度期望取消汉字代之以拼音文字。再说,现代语言学深信语言文字无不在历史长期的使用进程中,沾染上成为它的本质的情感色调的痕迹,正是这痕迹唤醒读者的种种感性与知性的“联想”,达到文字的审美高度。汉字是一幅幅抽象画,它的偏旁部首各有所司,同时唤醒阅者对于其所指物(signified)的具象的感知和对其知性的深邃的领悟。因此

它的优点是无法以拼音代替的。试以“雨”字为例,如由一位书法家写一个碗大的雨字,悬之于壁,当你在读书时偶一抬头,看到这个字,你的脑海立时就会浮现一幅雨景,而得到极大的审美愉快,但如果你在壁上贴一个RAIN字,恐怕你不知如何反应才好。这就是说汉字这幅抽象画既是一个事物的符号,又使你领会无限的天地万象的自然魅力,和启发你对人间各种境遇的回忆和领悟。一个汉字传给你的信息足以使你沉思良久,正像画廊里的一幅画使观者驻足沉思良久。解构主义认为一篇文章的解读可以因人而异,在主客互动中获得无穷解。书法家笔下的每个汉字也都是一篇他的文章,因为每个汉字本身也都是一幅抽象画,一篇无穷解的文章,这是拼音文字万万做不到的。

古典诗词中的汉语因为它跳出日常口语的固定搭配,大大地发挥了上述所说的汉字的感性魅力与智性的深邃;而且它发挥了汉字四声的音乐美。所以古典诗词可以吟诵,字的搭配又能引起强烈的感性审美和内涵的深邃、境界的超远。相比之下,新诗要做到这几点是很难的。首先新诗以口语为基础,在字词的搭配上,诗人没有多少选择,因为新诗的语言大致是定格在口语范围。正因此新文学运动以来,我们已经流失了极大数量的非口语词汇。古典汉语诗词创作,如同为己谱好的音乐填写歌词,它的词句可以完全超越口语,按照文学语言的要求,进行合乎乐谱、画面及境界的要求来选字词,因此它完全摆脱了日常口语词汇的贫乏。在此我必须道出我的困惑,那就是在所有的有诗歌文化的大国都多少已经形成文学语言(literary language)和日常口语两种,而我们自从走出古典汉语以后,我们在整个20世纪都否定“文学语言”的概念,从政治实用角度,大大提升口语,贬低文学语言。实则原本汉语的文学词汇是最丰富的,但今天我们却无法将它们纳入文学口语语言。五四的大师们他们自己都是在古典汉语的丰富词汇喂养中长大的,却由于意识形态的取向,限定我们只许吃口语的萝卜白菜,不许使用文学汉语宴席上的山珍。口语的魅力在戏剧小说中可以发挥其写实的能动性,但从日常口语中很难找到诗歌所需要的富内敛功底、又富诗意的词语,因此我认为这是中国新诗语言面对的一个难点。诗歌如要在境界、辞藻、音乐性、画面、色彩各方面都需要有“诗”的素质,我们恐怕必须有突围的勇气,口语已经使白话诗的语言如涸池之鱼,但白话诗诗歌语言的海洋又在哪里?恕我直言,在文化,尤其是语言方面,不可挑起贵族与平民的阶级斗争。至少从小学起,教育不应当歧视古典汉语。如果一个贵族的古典花园,如原来皇家的颐和园,里面有美丽的花木,也要教育孩子们欣赏古典园林之美。为了继承古典汉语各种文体,包括诗词、散文、议论文、戏曲等,识繁体字是绝对必要的。国民教育如仇视古典文体,因而仇视繁体字,以至自动放弃对古典文学的继承和发

展,倡导什么“繁体字不许进课堂”类的规定,实无异于自愿放弃数千年中华文化的辉煌遗产的继承人身份。需知,繁体字盲的国民,如何能自称拥有两千年的中华文化?他只有半个世纪的简化汉语文化,而海外,甚至美国的汉学家却由于识繁体字,反有可能拥有两千年的汉语文化。口话是大众的语言积累,文学语言是艺术的语言,所以文学创作的语言必须是有艺术目的的语言,当口语出现在作品里,因为它肩负了特殊的艺术目的,就不再是一般的口语。因此“我手写我口”绝对是一个错误的口号,多年来在五四新文化革命外衣下混淆视听而已。新诗万万不可自欺。今天为了提高白话文的艺术性,我们不可放弃对繁体字写成的古典汉语文史哲巨著的赏析。你会惊讶地发现其中隐藏着极丰富的我们先祖的智慧,以及汉语作为文学语言令人赞叹的艺术魅力和思想的承载力。

诗人应当是历史的哨兵

一个诗人,不论是用什么样的语言写诗,首先要时时提醒自己保持作为诗人的良心,这就是一个预言家对人类的关怀和对时代的敏感。这就是雪莱说诗人是预言家的原因。艾略特的《荒原》之所以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正是因为他以诗人对时代的敏感和对人类文明的关怀,用诗画下20世纪的这样一幅浮世绘,为人类的前途敲响警钟。20世纪和21世纪都是人类文明的大转折点。科学充分展现了它是人类自己创造的魔棍,当人类用天使的手使用科学,科学能使人类的文明起死回生,但当人类用魔鬼的贪婪的手使用科学,它不但能消灭人类的唯一的栖身寓所——地球,也将消灭宇宙生物进化链上最高级的生物——人类自身。^①今天一些西方大科学家,如霍金博士,已经预言在半个世纪后,人类有可能生活在外太空的某个星球上;因为这个地球今天只剩下50年的原油和60年的淡水供“文明”的人类以今天的文明生活挥霍。但是在星际大移民的到来前的今天,地球上不是已经在东方演出一场自然资源的争夺战吗?我们二战时期共同打法西斯的英雄联盟,今天令我理解列宁的一句名言,“资本主义发展到后来一定成为帝国主义”这是我在上世纪40年代不太能完全理解的。而且今天有哪一位西方的总统竞选人在竞选时敢于告诉最富有的

① 关于科学崇拜与科学主义:老子在《道德经》中早已警告人类不可以自己为宇宙的中心,他在天地面前要学习效法自然。需知人类效法天地所尊行的真理,“道”,却是来自自然。换言之,老子警告人类要顺天,要向天地学习,所作所为,要符合自然规律,因为天地所遵行的真理,道,是来自自然的。老子这番话使我回忆我们大跃进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人以宇宙中心自居,战天斗地,喝令三山五岭接受自己的剥削,以满足人的贪欲,结果是饿殍遍野。今天人类又在追求失去人性的科学主义,而忘记科学是有两面性的,它在合乎天理时可以助人,在背逆天理时也可以灭人。所以20世纪的西方已开始批判盲目崇拜失去人性的科学,是可怕的“科学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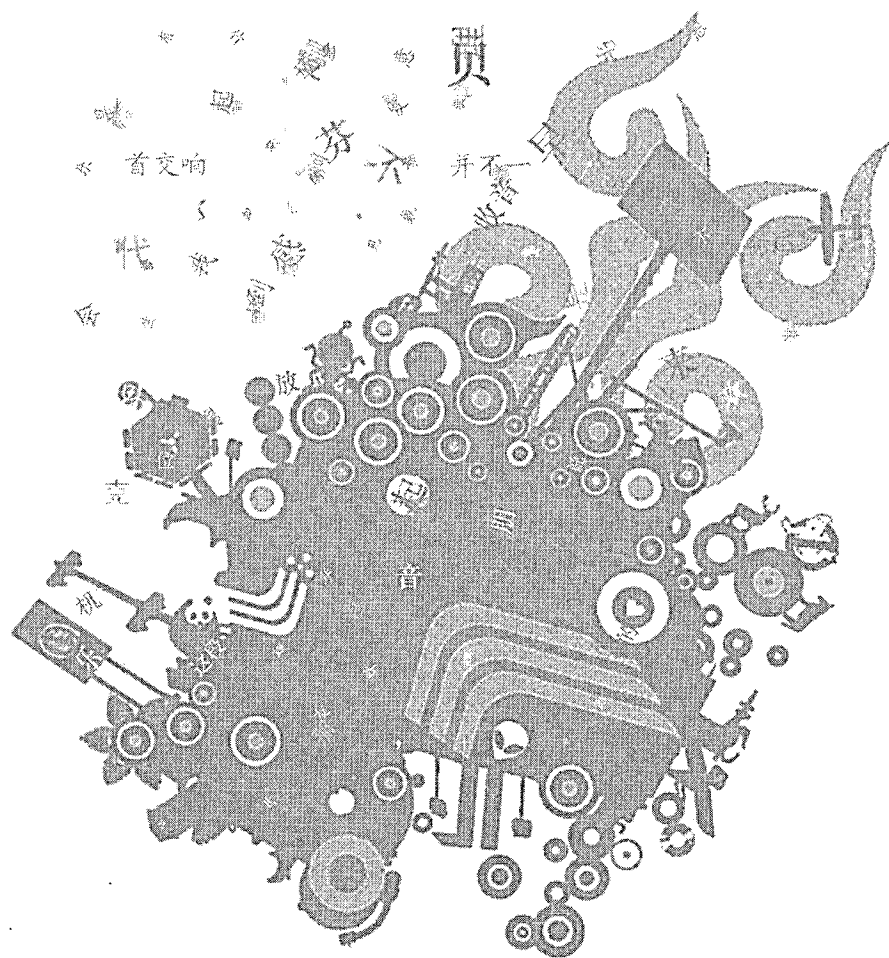
国家的公民：“让我们改变一人一车和私人飞机的文明生活吧，因为地球已经对我们发出警告了！”今天的新帝国主义远比 19 世纪的“日不落帝国”聪明，她不要占领土地，要的是弱者的自然资源，特别是原油。以解放落后民族为名，掠夺她的自然资源！何等高贵的侵略者！新帝国主义使弱势群体唯有以死相对抗，因为他们有着关于昔日自己民族光辉的历史记忆，这就是新帝国主义面对史无前例的恐怖主义的原因。一位前美国总统最近曾问道：“为什么愈反愈恐呢！！”回答是：“恐怖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并蒂莲，孪生胎”。

人类正在面对“大自然”的反抗，面对何谓“文明”、何谓“野蛮”的难以分辨之谜！面对地球的呼救！如果中国有一位后现代的史诗作者，今天写第二集《荒原》的时候了。诗人的命运是预言家，是先知者。他永远远眺，永远思考人类的命运，因此永远是人类历史的哨兵。比起他的使命，我们今天的新诗还远远缺乏那种先知的语言和激情。说到语言，英国现当代诗歌自从告别了 19 世纪的浪漫主义和 20 世纪前半的前现代主义，或称艾略特时代，虽有奥登这位移民到英国的美国现代主义诗人，总的说来英语系统的现代诗已经告别其发源地，移民到美国和美国当地的当代诗杂交，失去其原有的学院气质，脱下其学者服装，消失在美国大学校园内，后者多是有学者头脑的市民。诗歌也自由自在地走出校门，与各阶层的诗人混在一起。

结语：中国新诗虽然也已进入壮年，但因为 20 世纪，从文化来讲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大转型时代，科学成为全球历史音乐会的名指挥，经济是世界名交响乐队，中华民族是她乐队中的成员，诗歌只能在我们每个人的灵魂深处生存，但愿我们先祖的诗魂长生在我们的心头、血里。

2007 年 12 月 16 日

中生代研究



关于中国新诗“中生代”命名的思考

屠 岸

90年前,《新青年》杂志发表第一首白话诗,标志着中国新诗的诞生。今年是中国新诗诞生90周年。今天我们开会,会名叫“两岸中生代诗学高层论坛暨简政珍作品研讨会”,这是2007年开春以来在中国举行的第一个引起重大关注的诗歌讨论会。从90年看中生代,或者从中生代看90年,都引发我们回顾历史,审视现在,瞻望将来,从沉甸甸的历史沧桑中爆出对中国诗歌新的辉煌到来的希望之火花。

“中生代”这个命名最初出现在台湾的诗歌界,后来大陆也出现了这个命名。与它同时或先后出现的还有“新生代”、“第三代”、“中间代”等名称。“中生代”和“中间代”是同义词还是有所不同,我缺少研究,看来是大体重合的。也许用“中间代”名称的人是想避免借用地质年代的专用名词。但两者都用了“中”这个字和“代”这个词,所以给人二者很少区别的感觉。关于“中生代”这个命名,已经有很多朋友作了探讨和梳理。有人认为中生代“主要是指20世纪60年代出生而又不同于‘新生代’的尚未有共同指称意义的诗人”。有人认为中生代指“出生于60年代后期及少数出生于70年代的诗人”。有人把中生代上溯到1950年代出生的诗人。有人更进一步,认为“194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出生,特别是差一两年的诗人”也可以考虑进去。这样,对中生代就产生狭义的和广义的两种认知。如果按广义的理解,中生代就涵盖了1940年代后期到1970年代初期出生的诗人。曾有人把可以归属到中生代的诗人们列出了名单,遍及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名单中有的诗人出生于1940年代后期,如傅天虹、北岛;有的出生于1950年,如简政珍;有的出生于1970年代初期。这样,中生代诗人的年龄差距在四分之一世纪之间。

这样一个年龄段的诗人群,能不能聚集在中生代这个名号的麾下?他们有什么个性和共性?有没有共同的写作径路和审美取向?

在中国和世界的文学史上,总是要用一些名词来指称某些诗人群诗歌现象。有的冠以朝代名,有的概括于一种诗风或思潮。冠以朝代名的,

中国有唐诗、宋词、元曲等；英国有伊丽莎白时代诗歌，维多利亚时代诗歌，乔治时期诗歌等。以诗风或概括时代思潮为名的，外国有文艺复兴诗歌，玄学派诗歌，新古典主义诗歌，浪漫主义诗歌等。有一些名称来自诗歌社团或诗歌刊物，这与流派关系密切，如法国的“七星诗社”诗人群，英国的“先拉斐尔兄弟会”诗人群；中国则有“沉钟”、“新月”、“七月”等诗人群。以朝代命名的，往往产生于时间的定点透视。以诗风命名的，往往产生于时间的散点透视。浪漫主义固然指英国 19 世纪初叶的诗人如华兹华斯、拜伦、雪莱、济慈等，但也可以指更早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某些诗人或 19 世纪后期的某些诗人。还有一些称谓如左翼诗人，右翼诗人，革命诗人，格律派诗人，自由体诗人等，则产生于时间的零点透视。一个概念总有它所指称的范围。有时，在一个时期内有一个以上的名称并起。现代主义诗歌和乔治诗歌都出现在 20 世纪初叶的英国，但二者的内涵不同。这就是两种诗歌写作或两种不同风格诗人群并存的现象。有时以朝代为标志的诗歌时期还有更细的划分，如唐代诗歌还可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

这里，我们见到了“中”字。中唐，前有盛唐，后有晚唐。地质学名词“中生代”，前有古生代，后有新生代。欧洲历史上有“中生代”，它的前面是古希腊、罗马文化时期，它的后面是古典文化复兴即史称“文艺复兴”的时期。它也指介于古代奴隶制和近代资本主义萌芽之间的那个时期。那么，我们现在提出的“中生代”又怎样呢？

对中生代的说法现在尚未有定论。我个人认为，就中国大陆的诗歌生态而言，中生代可指极左意识形态掌控下诗歌严重失语时期与诗歌“双轨制”出现时期之间的这个时间段的诗人群，它大约存在于二十世纪 70 年代末到 90 年代末，其间大约 20 年。

地质学名词“中生代”，是指地质年代的第四个代，约开始于二亿三千万年前，结束于六千七百万年前。它的时间跨度大约一亿六千万年。欧洲史上的中世纪，还有一种说法是：它开始于公元 476 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止于 1640 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其时间跨度为一千一百年。唐代诗歌中的中唐，有人定为 50 几年，有人定为近一百年。那么，我们的“中生代”呢？是不是只有 20 年光景？比较短，它与地质学名词中生代不成比例。

名词的出现，有时形成悖论。一说：“‘中生代’是相对于 20 年前提出的‘新生代’而言。”或说：“中生代应属于‘新生代后期诗人’。”此说认为中国新诗的中生代晚于新生代，这与地质学名词恰巧倒了一个个儿。

“新”能永远新吗？“现代”能永远现代吗？“今体”或“近体”也早